



杀死苹果

王启蒙 著

传说，
有一个少年，他在修炼美……

杀死苹果

王启蒙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杀死苹果 / 王启蒙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738-2

I. ①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5952 号

书 名 杀死苹果

著 者 王启蒙

责任编辑 王宏波 查品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无锡易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38-2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画白 离魂

我从深夜醒来，惊觉已游离在肉体之外！这可真叫人着慌呢，要真就这么死了可如何是好！

我强行又躺回到肉体上，手臂放回手臂，脚趾对上脚趾，谨慎比对，不敢有丝毫偏差。我急得就快要哭出来了，可又连一丝声音都不敢发。我的老天爷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

我闭上眼，沉心一搏，猛然坐起来。

呀！还真叫我又活了过来！夜，安静得就好像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

我赶紧点起油灯，疾步走去母亲的房间。油灯在我慌张的心跳声中缓慢地安谧地摆动着长长的尾巴。

长长的，尾巴。

儿吗？你怎么……

都怨你说的，要早起出远门。到了时辰，我猛然就醒了。

她惊叫一声，挺身起来，喘呼着沉重的粗气。可她的面容却没有显现过多的惊遽，如同夜间出来活动的老鼠，被人逮见，只是四目相对

而已。

我就在床尾坐下，还没说什么，她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。我笑着劝她先别哭，指引她去我屋里瞧瞧，可真是的。

她举着油灯走在前头，我在后面跟到堂屋。当她刚一碰动屋门发出“吱呀”一声响时，风“呼啦”一声戳穿了大门上糊窗的浆纸，灌进来扑灭了灯火。我心一惊，觉得不好，定在那里，裙摆一撩一动。

夜，清亮起来，窗棂格冷冷地蚀进我的皮肉。我一抬头，望出去。也就在那一瞬间，就听见里头开始哭了。

在这离魂的刹那，在将息之前，我要回到我自己身边，摩挲着我那肉嘟嘟的小脸，放声哭泣道：可怜的孩子啊，他没有绿色的棺材，也没有水晶玻璃鞋。

现在，我要给你一个长长的吻。

辛苦了，你这一生。

谢谢，所有爱过我的人。

目 录

画 白 离魂 001

上 卷

第一幅 变胎 003

第二幅 亲爱 007

第三幅 为奴 039

第四幅 花彩 076

第五幅 大葬 086

下 卷

第六幅 杀戒 119

第七幅 优郎 169

第八幅 雪祭 180

第九幅 初夜 215

尾 幅 恶果 232

上
卷

第一幅 变胎

弱症之病已近二十年，我从听不得偶然的声响。却总是会从哪片旷野里偶一传来鞭炮声，或高空响起烟花的爆炸。那被新生的冷空气压制的哀号，匍匐着席卷而来，我的心整个落空了，慌了。也才刚开始显冷，身子就日渐酸沉不济，大便也止不住地喷薄而发，到了霜降那日，已无物遗泄。我瘫在榻上一动不能动，张大了嘴，呼吸着风。气流充进腹中鼓胀起来，一日一日地凸显。

我怀孕了。

“他怀孕了！他竟然……他怎么……他……哎哟！我的老天爷！”

镂空雕花的桥下，大河水淙淙流淌。水中澄莹闪烁的我的倒影伸手上来，我们最后一次十指交扣。

“把他给我抓上来！”

女人们认定我与男人有染，纷纷从黑暗中逼杀过来，高高低低的眼睛恐怖极了。上天开来一束月光，我舞蹈着，扭曲着，在月光下惊艳，每一次旋转都与人无关。

我被关进了东屋，岛上四面环湖没有出路。她们派来一个长着野兽皮一样双下巴的老女佣服侍我。她知道我身份尊贵，忍下怒火；我怀着孩子不能动她，可也得端着架子，莫失了仙旆气度。她骂我是禽是兽是枭是獍；我刻意夺下眼来低低地抛给她，然后一个白眼从她那短粗的也能叫做身体的东西上挑上去，“去，天冷了，把那树上的鸟儿请到屋里来”。

好的，她就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稀里糊涂地将那鸟窝捣掉了。鸟儿“啾”得一声翩翩飞走，连那古槐最后的叶子也遭了难，凄凄伶伶地落了一时半刻。这是有多大的力量啊！这是有多深的仇恨呢？鸟儿都已飞走，而我将在此永久拘留。

“阿哥，雪季要来了，把那扇烟蓝色厚窗帘挂上吧。”

他下了床，兜着嘴走过来，靠到窗台上，大张起双臂。

“嗯？这是做什么？”

他倒疑惑地摇了一下脑袋，反问道：“你不是说要把我挂上去吗？”

我先是疑在那，后恍悟过来他外面罩着的正是一件烟蓝地圆领袍衫，欢喜得手舞足蹈地扑踊起来。

君哥儿从楼上下了来，道：“朵岛沧应该快到了，我去迎迎他。下着雪，不方便。”

我们这才注意到窗外竟已经飘起了雪，只是天已经开始暗了，天色与雪糊弄到一起，灰蒙蒙一片，不知雪有多大。

我们跟着君哥儿走到门口。我伸手接住一片雪，那雪花还带着刚出世的温度，落到手心立刻就化了。

他拉过我的手，一面将雪水抹去，一面嘱咐君哥儿道：“路上小心些。”

“海面冰很厚，不碍事儿的。”

“还是叫阿哥陪你一起去吧。”

“不用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说着，人就已经不见了。我和阿哥站在门口，望着他消失的方向。虽然什么都看不清了，但我们知道，这天地正被一场声势浩大的雪笼罩着。屋里亮着明黄的灯，蒙灰的天压下来。小楼卑庠，却是心的归宿。

“进来吧。”他道。

“把酒暖上，等他们来了就可以吃了。”

他把炉子挪到榻前，我们裹到一张毯子里等他们。我们脸贴着脸，一起望着那炉火的光亮，脸上心上都是暖的。

“表哥好一阵儿没过来了，这次来正好赶上这场大雪，就留他多住几天吧。或许，君哥儿还能在岛上再抓到一只兔子什么的。”

“嗯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他声音嘟囔，我捧起他的脸，见他已倦意袭来。

“别睡，再坚持一会儿，他们就快回来了。”

他躺下去，趴在我大腿上。“你给我捶捶背我就不困了。”

“骗人，”我笑出来，“那样就更快睡着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就给我捶捶吧，好阿弟，快点，”他抓起我的手放到他背上去，“等他们回来了再叫醒我就是了。”

炉火旺盛地燃烧着，在黑暗中吞吐着火舌，像一具被焚毁的尸体，在弥留之际，苦于挣扎。

酒香渐渐浓烈起来，我打个喷嚏，他竟毫无反应。

“你睡着了么？”

他果真已经睡着了。我本想叫醒他，但又窃喜，悄悄放下他，拿上

一件披风，自己一个人走了出去。

夜已深透了，天又亮起来。雪下得很大，拥挤不堪，吵吵闹闹，落在阔大的冰海。

我小心翼翼踩上去，想起与他在海上滑冰的画面，日光下他的笑靥光彩夺目。我转身，望向小楼一眼。就让他在那熊熊燃烧的炉火旁安睡吧，愿温暖永远。

“你竟然敢逃！”老女佣从那黑暗中举着火把嚎叫起来。

来不及了！我慌乱地跑起来，却失脚滑倒，挣扎着再起，就从身后传来冰被斧子砸裂的声音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响。刹那，整片海面都齐齐“哧啦”一声碎裂。

火把的光引燃了小楼檐下满排的红纱宫灯，我泡在冰冷的浴池里，头枕在臂弯，臂弯搭在石地，传递那极寒之气。女人们已登上小岛，团团包围住东屋，只等着我若诞下凡胎，即时扑上来活剥了我。

干粉匀面，长眉入鬓，眼尾抹花彩。我用最精致的妆容来迎接所有人的尴尬和所有人的恶果。

孩子，我是你谳达，你听见吗？

你就叫小太阳吧。

第二幅 亲爱

进到堂屋当门前，中堂边上柜式大钟的摆线牵引着黄铜钟摆慢哒哒晃悠了一下，那通身的剔红便随之滳染一地，翻涌得整个屋子的喜色都成了旧了的绛红。陈年积怨也好，新婚席宴也罢，这一家子的事已与她无多大干系了。

她转身，扫眼望出去。台阶下一众媳妇婆子在洗刷碗碟，大师傅站在长棚下，弓着背，手缩在围裙里指挥着撤菜，呼出的白哈哈的雾气粘在他拉碴的胡髭上离不去。白昀剑和太太穿着同色淡灰白的大衣站在前门口送客。太太因不惯于这种场合而显得有些拘束，或许，她是真害怕与他站在一起。他转过来，帮她理理大衣领子，掸一掸肩，眼睛也不是在看她，却是眉眼含笑中有种威严在，只那威严之中的非笑似笑就叫她的心噗噗跳不停了。二十年的同床而眠都不如这一下来得痛快。

鸡花走过来，招呼一声“我过去那边瞧瞧”，便逃离了离散的人群，顺着连绵的屋檐往东边来。檐下新结的冰溜溜还不很长，中午一会儿的升温也就要化了，从她耳畔滴过，带动了鬓角轻扬。一切外在都模

糊了。

白响剑是老大，他的房子是二十多年前结婚时另给他盖的，到现在也已经很旧了，但比他阿弟白安卿到底要好些。白安卿即便是娶了亲当了家也依旧住在老宅子里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老父亲老母亲相继去世，他好像继承的不仅是这栋即将腐朽的木楼，也继承了所有名门出身的上流男人该有的一生。

两家离得并不算远，走几步就到了。

老宅正门三间，左边屋里拐角有一个楼梯。上了楼，有一条条微弱的光线穿过走廊隔断，斑驳在地面，薄薄地在卧室门口扫上一层，就止住了。卧室里窗帘大开着，可面朝北的屋子，怎么弄都还是阴暗。

“怎么还住这？”她扫视着整个屋子，冷到心坎儿里了。

白安卿正半躺在被窝里，见他阿姐来了，便笑盈盈地抽身坐起来。他中午喝了酒，又在被窝里暖了会儿，珍珠一般光亮的面上泛着一层酡红，好看得很。他揉揉眼，清清嗓子，让她坐。

鸡花就势坐到床边，又问了一遍：“怎么不搬到谕达从前的屋子？那里多亮堂。”

“给阿香住着。她整工要个人伺候，我不得空，就叫下女陪着。咳，我也懒得挪。”

“那你就住这住一辈子啦？”鸡花蛮不屑地朝楼梯口瞥上一眼。“还是怨她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。要不是她，你能落得这样？也不知，这世上的老女人怎么就是见不得男人快活！”

白安卿急忙将烟头摁灭了，摆一摆面前的烟雾，道：“你也是！都过

去这么多年了还记在心上。”

“我能忘吗！只要我一踏进这个院子我就忘不了当年她赶我走的情景。不管她死了多少年，只要我一想起她那死灰一样的眼神，我就……”

这种话说到这就该止住了，于是她便适时地哽咽起来。这种情绪，她是手到擒来，拿捏得极好。

“哎，也是冤家！”

她顺着他搁在被面上的手往上看。她这个阿弟才三十过半，天生一副好架子，虽不魁梧，却是男人刚好的体格，他的脸即使是在这被某种东西深深地压下来的黑屋子里依然在放光，年轻的，活力的光彩。然而，他所能做的只是将这骨架这皮囊藏好，拿出一支烟来接着抽。

“阿香，可好些了没有？”鸡花问道。

他无奈地笑一声：“这一生，恐怕也就只能是这样了。她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”

“哎，我也就罢了，你跟大哥她竟也捉弄！这个女人真是毒哇，她自己被谮达厌恶了一辈子，她就也不叫别人好过，你看给你们找的……”

“咳咳！”白安卿急忙打断她，“我可什么都没抱怨，至于大哥，他不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挺好的？亏你们还是兄弟！”

“莫非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这哪还用说啊，我把眼一瞧，什么能瞒得过我，”鸡花噘着嘴，摆摆手，否定一切似的接着道：“就大嫂子那样，大哥一辈子都瞧不上她！”

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大嫂子嫁到咱们家这么多年实在不容易。”

“一个女人，得不到男人的爱，怎么着都完了。”

鸡花冷冷地说，白安卿听得一阵哆嗦。

鸡花哼笑一声，不再难为他，只是好轻松似的站起来，走到一面大的落地蓝镜子前，将头发放下来梳理一番。她将头绳咬在嘴里，道：“咱们兄妹三个算是折在她手里了，恨只恨她死得太早，我还来不及报复！不过，我也没太便宜她。”她突然转过脸来，拿下头绳，心血来潮地问：“你可知道谳达后半生为何对她如此厌恶？”

“为何？”

鸡花得意地说道：“从前她在咱家做丫鬟那会儿曾被老太太惩罚，把裤腿扎紧，放了一只猫进裤裆里，用竹杖抽打，猫把她的下半身抓得不成样子。”

白安卿“飏”得倒抽一口冷气，战栗不定。鸡花却猛然趴到他身上，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根恨恨地又补了句：“老太太是想毁了她的！”

烟蒂白燃了一大截，碎落在床上，化为齏粉。

鸡花重新站好，先是如猫发春一般长长嘶嚎一声起个音，然后衔接上猛地嚷出来大声叫屈，“我也是凑巧！那天刚好抱着一只野猫路过茅厕，谁知她刚解完大手出来，正累得虚脱。那野猫见了她便扑上去，把她吓得又滚回茅坑里。她就嘟噜在那屎堆里，不住地念叨着这件事，念叨着她如何恨老太太。她也就是为这事赶我出来的。当然，也为别的。她恨我好久了。”她又得意地一笑，回想着那情景，解恨似的铿锵着道：“就是在我被赶走那天，我把这事告诉了谳达，大概从此谳达便对她性冷淡了吧。男人女人之间还不就是这个意思，那上头有了阴影就一切都完了。”

白安卿呆了半日，吞吐着方问了句：“可是……这事难道还用你告诉谳达？他……他自己不知道？”

“咳！”鸡花拍一下掌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她呀！下半身是这样了，哪还敢给男人看呢，不过是吹了灯蒙骗他罢了。你是没看见，那天谮达撩起她的裙子，揭开了她的真面目，我的天呐！那哪里还是个女人呐！哎哟喂，啧啧，简直不能看！”

说完，她强力捂起嘴，企图维持人的面型，却还是发出老鼠一般的“叽叽”笑声。白安卿瘫靠在枕垫上，惊恐地望着她。

她盘好头发，理理褙子，又摆了摆。她下身穿一件大黑的裙子，膝前一片深蓝地马面上绣着几枝兰花。蓝镜子映现的她的身影，纤瘦而风流，阴冷又幽怨，裙底的百褶在绣花鞋上悠荡着悠荡着离开了屋子，好像她早已死去了千百年。可是，她又挺起皮包骨的头颅，好像在说所有活着的女人都还不如她。

一支烟也烧完了，呛得满屋子乌烟瘴气。

鸡花就这样挺着高傲的头颅，穿过一众巍巍打量着她的下女，又来到后院折磨另一个男人。

后院里单独有一所起脊房子，其一面就是最后边的院墙。开一扇铁窗，墙外是城心湖止处，有几丛齐窗高的芦苇荡子遮住了视线。近窗的墙根底下蔓生的水草杂乱无章，攀爬着，折断在漂浮着冰碴的湖面。

当夕阳的余烬收梢在后窗，无声寂灭，这大冷的天，两个人竟能脱光了身子，趴在窗子的铁柱子上对着正在降临的夜幕做那种事。真不是个合适的当口。铁窗下如一对困困的野兽。

做完后，鸡花凑着铁窗，侧身倚在墙上。她的乳房和摆长的双腿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是与怜那笔挺的肩背相勾引的姿态。怜平躺在床上，展开着赤条条的身子，喘息未定。好像只要满足了他这一条，他就